



林 白

长江为何如此远



CIPG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14

长江为何如此远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江为何如此远/林白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 - 7 - 5110 - 0427 - 7

I. ①长…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2984 号

书 名: 长江为何如此远
作 者: 林 白

责任编辑: 王 玮 董 锋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2. 75
字 数: 3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427 - 7
定 价: 13. 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一、黄 冈 (1)
- 二、四年间 (28)
- 三、樱 花 (58)

一、黄 冈

“为什么长江在那么远？”今红问。她来到黄冈赤壁，没有看到苏东坡词里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岩石下面是一片平坡，红黄的泥土间窝着几摊草，有一些树，瘦而矮，稍远处有一排平房，墙上似乎还刷着标语。

本来认为长江就应该在赤壁的脚底下，周围应该奇绝阔远。其实很多年前她来过一次，但当年的记忆禁不住乱七八糟的东西反复冲刷，二三十年下来，复又觉得，到了赤壁肯定就会看到惊涛裂岸的壮阔景象。

很多年前似乎，她突然想起，多年前，她似乎

也问过同样的话：“为什么长江在那么远那边？”她那时扎着两根羊角辫，她伸直胳膊，伸出食指指向江水的方向。那时候，大学已经上了三年多了，今红身上还是一股子乡下女孩的土拙气，“为什么长江会在那么远？”今红听见林南下回答她：因为长江已经多次改道了呀！林南下浅浅一笑，她脸上的梨涡随即现了出来。大群大群的燕子从两人的面前飞来飞去。

对今红来说，大学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灰秃秃的一片，一眼望去，既琐碎又凌乱，看不到什么轮廓，想起来，只有跟南下去黄冈赤壁是有头有尾记得的。

多年前，大三。是最后一个国庆，人人都拼着要去玩。三五成群。日子还没到，走道、自习教室、寝室、食堂和食堂外面的法国梧桐树下，到处都有兴冲冲的男生或女生，脸上一副奔走相告的样子，嘴里“庐山”长“庐山”短的。而庐山也确是激动人心，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毛泽东“乱云飞渡仍从容”。还有蒋介石的“美庐”，宋美

龄，一生奢华的女人，风华绝代臭名昭著，用牛奶洗澡。想到美庐的浴缸里满满一缸牛奶，使人又愤慨又兴奋。

寝室里整日嗡嗡响着“庐山”“庐山”，如何去，乘火车或坐轮船，要不要在九江住一晚，一共要玩多少天，大概要带多少钱，等等。她们并不邀今红一起去。生性孤僻，别扭。况且她拿着助学金交伙食费，也不会有去庐山的闲钱。她们在兴头上，想不到要体谅今红的心情。几个人从早到晚眉飞色舞。

林南下去过两次庐山，她家在上海，高考前在鄂州的一家工厂。得知高考恢复的时候，已经怀孕七个月。生孩子，断奶，复习，考试，艰苦卓绝。

南下喜欢跟小她十岁的今红在一起。春天入学，树枝上有残留的樱花，林荫道的尽头有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金黄色的满月异常动人，路灯只有一盏，在远处。润泽的月光直接照在南下的脸上，她的眼睛像藏着某种可燃物质，明亮深邃，而且激

情，而且单纯。她生完孩子身材没完全恢复，但脸是清癯的，有着某种精神性，又不失女性的柔美，同时她又有一种骄傲，但这种骄傲没有攻击性，不伤害他人，它并不指向具体的人和事，而是一种对自己的高度确认。即使不在月光下，今红也认为林南下是她们班三十多个女生中最好看的。她不同凡响。月光下的树影中，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念头，上大学，超龄，太不甘心，最后的机会，写了一个晚上的信，招生的人，长信，十页信纸！

今红不明白南下。她比南下小整整十岁呢，还是从乡下来的，她怎么会跟今红，说这些掏心窝的话。“给招生的人写了一封长信”，这太不符合林南下的骄傲了。

四年间，南下总是找今红听她说话。校园在湖光山色中，樱树、桃树、法国梧桐、银杏树、枫树、槐树和柳树和紫荆树的枝叶掩映间，南下跟今红说了她准备申请入党，认为这是改造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很快她又痛苦地告诉今红，她决定放弃入党。这是在大一。大二那年，她父亲去世，今

红陪她在校园里走了大半夜，她反复说：他才六十岁，才六十岁，还很年轻啊！今红像回声似的应道：是啊是啊很年轻。其实她不太明白，六十岁怎么还年轻呢？南下说她爸爸刚刚获得“解放”，去年他还专门到江西，看那个他“文革”期间被关押了三年的监狱。而她之所以叫南下，就是母亲在解放军南下的行军路上生的，她在母亲的肚子里一路从北到南。到了大三，南下的话题变成了考研究生，到了最近，则是考公费留学生。她们在校园里一圈圈地走着，草间的泥土小路、砖石甬道、水泥林荫道，依山的重重叠叠的阶梯，从澡堂回来的路上，她被蒸汽蒸红的脸和天然鬈曲的短发，直至紫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屋顶，这一切往昔的事物现在越过了很多很多年的光阴，来到黄冈，来到了东坡赤壁。

林南下仔细地给同屋们的庐山之行提了建议，“三天就够了，其实两天也是可以的，完全没有必要在九江停一夜。”她那么肯定，那么胸有成竹，那么见多识广。快熄灯了今红还在盥洗室洗袜子，

她磨磨蹭蹭地不想睡觉，直到南下来刷牙。南下说国庆几天她要回鄂州看看，今红不如跟她一起去，还可以到东坡赤壁看看，去庐山的人很多，赤壁向来没什么人去的。今红骤然高兴起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心胸开阔的了。

她们从武昌站乘短途列车去鄂州。绿色的皮革，九十度笔直的靠背，整列火车都是硬座，人并不挤，都有座位，她们也很快找到两个挨在一起的位置，是三人座靠近过道的一头。对面座是一个打扮有点奇怪的妇女，她年龄看来不小了，却还像今红那样扎着两根羊角小辫，辫子也编得不利索，有几缕是散的，显得她的脸有点脏，像是有两天没洗，她穿着一件男式的旧工作服，袖口磨得稀薄并且脱了线。她漠然地看了坐下的南下和今红，立即就扭头对着窗外。另外还有两个老头，一黑一白，黑的那个很瘦，眼睛是红的。两个都不讨人喜欢。

如同在任何地方，今红跟着南下心里就不慌张。即使去集体澡堂洗澡，也是因为南下才算闯过

了心理关。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同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几名赤身裸体的女人抢着用一個喷头冲洗身上隐秘的地方。滑膩膩的身体要碰到另一个同样滑膩的身体，真是让人心惊胆颤，蒸汽腾腾，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和眼睛上，气都喘不过来，像一只鸟掉进了水塘，翅膀又湿又重，怎么扑腾都飞不起来，脚下也滑，时不常就一趔趄，额头上弄不清是汗还是水。这时候南下的声音出现在岸边，她伸出一根树枝，树枝温暖地微笑：今红今红。今红循声而去，绝处逢生。

对面那个穿男式旧工作服的妇女坐得很不安，还不停咳嗽，她皱着眉头，既焦灼又茫然。火车在徐家棚站刚刚停稳，她忽地就站了起来，她双手揪着自己衣服的前襟，摇摇晃晃地往车门走去。今红说：这个人走路的样子真奇怪！忽然她听见有人喊道：“摔倒了！”又有人惊呼：“快看血！”一阵骚动。今红站起身往窗口张望，有人正在把那妇女抬到站台的一张椅子上，她身下有一摊血。有人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地喊着什么，而火车很快就开了。

黑肤红眼老头连说晦气，他的呸呸骂声在座位上飞来飞去像黄昏的乌鸦在盘旋。今红发现，在她的对面，刚刚那妇女坐的位置上有一摊血，像红油漆那样，粘稠、发亮。今红觉得一阵恶心。听见南下说，流产，宫外孕，没有人保护。今红惊着木着，腿是软的。真正成摊的血只是小时候看见过。武斗，十字路口，几截砖头和几摊血，很久很久以前。

今红坐了一会儿，起身到别的车厢找位置。没找着只好又回来。那个黑老头用脚蹭着报纸擦那摊子血。报纸被蹭得很脏，鲜红色的血衬着座位的绿色，看起来是暗红的，有一只苍蝇叮在上面，老头一边蹭一边骂道：他娘的，真不要脸！倒了八代霉。

到了鄂州，她们先到南下原先工作的工厂。因是节日，宿舍区里有不少闲散的人，三三两两的，四个五个的，门廊有人围着打扑克，球场有人在投篮，篮球气打得很足，在水泥地上弹得“咚咚”响，房前的空地牵了绳子，上面晾着鲜艳的床单和

白色的蚊帐，都还滴着水，江风吹过来，湿床单“猎猎”地响，孩子们在帐幔间追跑雀跃，水龙头边的空地上还有人在洗衣服，一只大木盆里堆着颜色混杂的衣服，女人坐在矮凳上半抬着屁股，一下一下地把力气用在搓衣板上，饱满的泡沫逸到地上，变得稀烂，她踩在脏水里浑然不觉。

南下管这女人叫小陆，小陆眉眼清秀，轮廓分明，笑起来很俏。南下问她：你们陈陆奇呢？小陆大声说：跟他老子玩呢！一边伸起脖子四面巡睃，她亮起嗓子喝道：陈大路！过来！一个五短身材的男人应声就跑到了跟前，他刚和南下打完招呼，小陆又命他把陈陆奇带过来。一会儿，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慢吞吞地过来了，他一只手拿着饼干啃，另一只手抱着一只绿皮的橘子。小陆很满意地看着这一大一小，和南下扯了几句闲话。

她们往宿舍区深处走，南下断断续续说这小陆。广西桂林人，在茶场采茶的农工，陈大路，厂里的采购员，两人南北隔着千把里。火车上认识，竟真的结了婚。全厂上下，人人称奇，说一朵鲜花

不远万里来到鄂州，插到陈大路这样一堆牛粪上，真是不可思议。陈大路三十二岁，老大难，全厂爱管闲事的妇女，张罗过一个班的对象，统统都吹了。这下好了，生了一个儿子，叫陈陆奇，意思是两个人的奇迹。

今红并不认为这事有多少奇迹，它的戏剧性比林南下本人还差得远呢！在妈妈肚子里，解放军的大木船，炮火连天，船帆上的弹洞，渡江的滚滚浪涛，上岸时的冲锋号，像电影一样。今红见过南下上中学时的一张照片，她划着一艘单人赛艇，这种奇怪的船又窄又长，窄得不合比例，长也长得不合比例，两头是尖的，南下坐在中间，她那时真年轻，意气风发，脸上是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神态。然后，她去了北大荒，难以想象的地方。无比的遥远，无比的荒凉，超乎寻常的艰苦和严酷，零下四十度，吐一口唾沫就会结成冰，也许有狼、火灾、意外的伤亡，更多的是绝望。这些都像某种神秘的东西，被今红揣测着，成为南下魅力中最有重量感的那部分。然后，她竟然又到了鄂州这样的地方，

这样一个庞大的工厂，她竟然会开机床呢！她怀了孩子，却又参加高考，成了她们班除老顾之外年龄最大的女生。

她还见过陈学昭，那个在现代文学史里深埋着的传奇女作家。那时陈学昭住在杭州，妈妈带南下去看她，一个偌大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桌子，四面都是空的。陈学昭皮肤白皙细腻，穿着一件藏青色双排扣列宁装，南下觉得这种颜色的列宁装特别有气派，而她妈妈的列宁装是灰色的。她说了什么呢，南下的妈妈名字里有一个昭字，陈学昭说，我就是学你嘛，学昭。

当然，类似的奇迹在她们班比比皆是，由于平均年龄全校最大，所以班里集中了全校最多复杂经历的大龄学生，这些不同凡响的同窗们入学前曾经是：医生、翻译、记者、裁缝、泥瓦匠，此外还有众多工人众多知青，若干军人，真正的应届毕业生只有小郑一个，小郑刚满十七岁，从甘肃农村考来，他的脸总是红彤彤的，嘴唇鲜艳，唇红齿白，头发浓黑，他天真纯朴地走在通往饭堂的小路

上，他的裤腿总是短一截的，他还在长个呢！学长学姐们凝视少年小郑，目光既羡慕又慈祥。同窗中的医生虽是街道医院的，但她出身于医学世家；翻译也是自学，却懂得六门外语：英语、日语、俄语、越南语、朝鲜语，还有一门是世界语，外号“博士”；记者，是在一家有着上万人的大型企业的内部报纸供职；那个来自成都的裁缝，他文理兼修，读的书比谁都多，他瘦高、驼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寡言，一旦开口，话说得不知有多犀利，外号“思想家”。其余各人，从工厂来的，就有当了车间主任的；从农村来，也有当大队党支副书记的；从部队来的老高，居然是副营级！有孩子的有七八人，从部队转业又到工厂当了车间主任的老魏，是一儿一女两个；从孝感农村来的老刘，是两女一男三个！班上简直应该办一个幼儿园。

比今红大四岁的励宪，她会微笑着问：小今红，一九七三年你在哪呢？今红答道：我刚刚上高中啊。励宪说：这年我插队都四年了。她的微笑比刚才更动人了，她说：我再问你，一九七五年你在

干什么？今红答：高中毕业我就下乡插队了呢。励宪说：你看，你当学生的时候我是知青，你当知青的时候我是当带队干部，七五年，我从工厂抽去带知青。她笑得露出了几颗整齐洁白的牙齿。正因为如此，今红的所有缺点都会得到原谅，她做错的事，性格上的毛病，她的不懂事、自私、乖张、别扭，一律受到温和对待。她们最多只是有点忧虑地看着她，从来不说半句责备的话。她们更多的是微笑。

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悲哀和烦忧，她们为什么能常常微笑？

今红感到，这都是一些优秀的人，是世界坚硬的骨头，经得起风雨磨损的时间，所以她们即使比今红大了十岁，她们的朝气和劲头也远胜过这个“小孩”。

老顾，顾彬彬，她比南下还大一岁。开学已经半个多月，有一天，忽然听说班里又来了一个年纪大的女生，她三十一岁，但没有孩子。果然第二天课堂上就看到了本人，额发梳得很光，眼窝深而颧